雕菰集

雕菰集卷六

江都焦循著

讀書三十二贊有序

本朝文學之盛一洗元明之陋僕讀諸君子書遐心嚮往之意有所契隨贊其末集之良久具三十有二首僅就耳目所及容再續之

曉菴遺書王寅旭名錫闡吳江人

天算之學首推王公毀器立法貫西於中日法反古退朔旋窮短爲西獨長與中同中術不修使西見功一言以蔽惟天之從日食求邊理密數通唐之一行漢之劉

洪

學春秋隨筆萬充宗名斯大鄞人春秋說惠半農名士奇元和人

甬上跛翁說禮最優余之所慕尤在春秋稱君無道邪說謬悠平情定罪亂賊焉廋奉武縱逆納糺忘讎隱閔書薨特筆所修大義明孔權衡踰劉半農惠氏實爲其仇州蕭勝楚功駕孫周三郤孤忠顯潛表幽

音學五書顧亭林名炎武崑山人

聲音之學當求諸詩季立之後顧氏成之四聲一貫叶何爲哉入聲雖閏亦與平謀祝州提折夫又何疑以今泥古實爲陋才

古文尚書疏證 閻百詩名若璩太原人居山陽 尚書後案 王西沚名鳴盛嘉定人 古文尚書集注音疏 江艮庭名聲元和人

古文之僞發之自宋潛邱閻氏詳疏博綜毛氏冤詞徒爲市閧光祿後案復賈餘勇處士江公用平衆訟鄭疑亦匿孔是亦用二十八篇乃可以誦

厤算全書 梅定九名文鼎宣城人 赤水遺珍 梅循齋名瑴成

本朝厤學推梅與王王核而精梅博而詳千秋絕詣自梅而光循齋穆穆妙悟獨彰謂東來法是有借根古天元一實其濫觴洞淵九容於以不亡

聖門釋非錄 毛大可名奇齡蕭山人

西河諤諤譏者有人我獨好之有功聖門帝王務本孝弟節仁忠恕一貫明德新民聖道聖學此之謂神通非鄙士由豈欺臣隱括戾正用雪諸賢

儀禮句讀 張稷若名爾岐濟陽人　儀禮章句 吳中林名廷華仁和人

儀禮正譌 金璞園名曰追嘉定人

儀禮十七讀者苦難明三百年來之不觀蒿菴處士繼絕守殘考其脫誤二百餘言仁和吳氏審定益單分章斷句頓失其綮金子正譌賈疏亦完

禹貢錐指　易圖明辨 胡朏明名渭德清人

畫地開方爲禹貢圖重河遷徙決齧塞瓠鄴流既絕脈

派亦枯脈絡井井變白爲烏孰克成之其處士胡易圖明辨厥績益幟衆數流弊大聲疾呼先天方位屬之丹家

周官祿田考沈冠雲名彤吳江人

官多田寡爲周禮詬果堂考之乃斥其妄自公而降自井而上官爵公田厥數適當尙有餘財他用以廣郊野之官不名州黨不易再易通三以量減以攝試增以加賞

鄉黨圖考江慎修名永婺源人

論語一書人無不習叩以典故目瞪氣塞婺源老儒考

核獨及著書餉世人得摭拾抑知江君爲學不厭天文律呂古今地邑六書七音罔不精洽用之此書衆妙乃集

孟子字義疏證戴東原名震休寧人

性道之譚如風如影先生明之如昏得朗先生疏之如示諸掌人性相近其善不爽惟物則殊知識罔罔仁義中和此來彼往各持一理道乃不廣以理殺人與聖學兩

易例　易漢學　左傳補注惠定宇名棟元和人

東吳惠氏四世傳經至於徵士學古益精厰康告退荀

虞列庭例明派别祛薇開冥學者知古惟君是程春秋左氏以古學名征南違舛誰破其樊補而注之功在先生

通藝錄 程易疇名瑤田一字易田歙人

首種之稷定爲高粱九穀既辨衆草亦詳磬折中縣鼓從股橫千年之誤疏通證明琴音分度禮服徵喪尙象識器盡幷知方實事求是窮極微芒允哉通藝軼漢駕唐

溉堂述古錄 史記釋疑 錢岳原名塘嘉定人

溉堂述古莫如三江毘陵爲北陽羨爲中北會於滙南

江池東班志不易其說宜宗律呂厤算生平所工用此
釋史人誰與同大歲大陰左右分官大陰紀歲故建焉

逢

禮箋金輔之名
榜歙人

殿撰金君學長於禮十人取一爲正羨卒古司馬法豈
禳貢說國服之息農與賈二秦郡漢國窮原及委以初
爲常經紀遂戾戊寅歲差麟德攸棄穎達安之說經斯

泥

深衣釋例　弁服釋例任子田名大
椿興化人

禮有弁服其制伊何侍御任君考得爲多尋收實冕云

弁者論詳徵博辨若别江河深衣之屬益爲繁瑣領交袷曲襦縮袍垂褶袴兩物一布一羅袴爲裳變故協朔儀

爾雅正義 邵二雲名晉涵餘姚人

爾雅邢疏實多闕略邵君鑒鑒毅然而作著其譌舛補其脫落審定伊平取材茲博劉李孫樊遺文悉獲桑扈竊脂確指其錯列以七證砉然如石

經讀考異 武虛谷名億偃師人

一卷之經互爲句讀或與上連或與下屬學究不知株守其獨古訓沈沒說鑿解曲偃師武君識高學渥辨其

析離明其斷續義證兩從兼收並錄小學之功此誠菽粟

文史通義 章石齋名學誠山陰人

紀事之學莫如章氏述而不造功在咨諏陶鑄羣言點竄塗句辭恐己出不違如懸揩摹關鍵學究文儒卓哉班馬劌矣韓歐學者師此庶端厥趨

六書音均表 說文注 詩經小學 段懋堂名玉裁金壇人

惟之支脂分而爲三惟十七部用統衆音轉聲於部彌紊弗淫何以證之離騷國風學宗許慎例殊張參音轉

義一賴君指南假借之妙獨契於心毛詩訓詁於是可尋

詩聲類（孔巽軒名廣森曲阜人）

陽九陰九相對互轉東與冬殊虞與模判求之益精嗣顧江段段無去聲三代兩漢孔無入聲與段相反分例說詩最爲明遠

孟子四考（周耕厓名廣業海寧人）

邵武士人假名孫奭作孟子疏淺陋謬劣耕厓周君攷覈維力出處時地爲亞聖翼逸文異本遐搜幽弋章句章指引事僻匿陳質拜妻繁露可識孔子璽突賓戲匪

則

經籍纂詁　十三經校勘記阮伯元名元儀徵人

使君校越諭乃諸生訓詁之學遂集大成嘉惠學者以牖羣經羣經之刻譌缺不明校以衆本審訂獨精於說經者饋以法程

二十一史考異錢竹汀名大昕字曉徵嘉定人

詹事之學博大精微於何爲極遷固修祁地詳沿革志澈中西職官制度考核靡遺以斯治史乃得會歸孰云乙部易於經師

廣雅疏證王懷祖名念孫高郵人　經義述聞伯申名引之

訓詁聲音經之門戶不通聲音不知訓詁訓詁不知大道乃沮字異聲同義通形假或轉或因比例互著高郵王氏鄭許之亞借張揖書示人大路經義述聞以子翼父

說文聲系 姚秋農名文田歸安人

歸安姚君洞平聲學聲近聲轉兩言而足轉爲異類近仍一族貫而系之如非貫肉脣吻互異變在鄉曲天籟自發部居益鄰邇人之言使我三復

述學 任容甫名中江都人

明經顯顯無書弗讀櫛其精華訓以述學周官古書貴

徵有六職方一篇申告自穆左氏所敘神鬼夢卜福善禍淫史職用告三九之釋形容與曲婦人無主厥辨尤篤

燕樂攷原 凌次仲名廷堪歙人居海州

琵琶四弦一弦七調二十有八燕樂可究宮商角羽惟徵弗就唐有五弦廢先七角古律何在上凡五六九管之譌沈氏不覺虛理難據實譜易蹈學博凌君克明其奥

衡齋祘學 汪孝嬰名萊歙人

汪君孝嬰天授以徹數學精深獨入於理人所共可君

知其否一問兩荅以離泰李兩形互易剏立新式貫通和較總析正負探賾索隱邁越諸子

句股細草 李尚之名銳元和人

李君尚之深於古術太初以下一一詳述用集大成古無其匹宋金六家衛朴 姚舜輔 李德卿 譚玉 楊級 耶律履殘缺廢脫用道古法積年數出仁卿之書說天元一校而通之祕奧以發惟茲細草僅露其襞、

大戴禮記解詁 王實齋名聘珍南城人

王君實齋治大戴記孔壁古文德所自取不雜諸家文亦無異詶校之士異端蠭起坊賈是依類書是采家語

所引實乃肅改據以增刪惟經之疢君則詁之一仍於舊

琴旨王吉途名坦南通州人 黃鐘通韻都四德文乾氏長白人

黃鐘小素三因四開以三應五獨下一徵定爲管聲音得所歸吉途之說是造於微陽律管合陰律琴譜以六互一七均不違有正無變順逆是維文乾之說夫其庶幾

兩將軍贊有序

漢平陵朱雲請尙方斬馬劒斷張禹頭唐北平陽城哭伏延英門欲壞白麻不許裴延齡相直矣吾尤慕辛慶

忌張萬福以赳赳虎臣而感激論救從容勞揖讀史至
此合而贊之
奕奕辛君漢左將軍鄙哉相禹直哉臣雲請尚方劒斬
此佞臣罪死不救誰能解紛叩頭流血惟辛子眞免冠
解綬以死力爭天怒遂霽且以直旌檻聖廢令慷慨上
聞秋道武夫匪舊匪親激以忠誼感以至誠下全狂直
上顯聖明
張君桓桓孔武有力防秋京師禦寇厥職有裴延齡實
亂唐國讒害忠良如蠅在棘諸苛細着結舌屏息惟陽
大夫當此心惻哭伏延英指斥奸慝竟日不去罪且不

測惟君見之歎爲難得國有直臣焉廬河北吾年八十見此盛德長揖勞之敢不銘勒凌煙巍巍不愧丹璺

宋兩先生贊

李泰伯覯

處有道世而進民言居草野中而念元元禮以安民克探其原公輔之才先生有焉里閭有惡如棘在膚鋒我不戟誅此魅狐賊實有黨反陷以辜幸生盛世表白茨除

孫泰山復

春秋之學發微尊王用誅亂賊豈曰韓商誰毀誰譽誰

嫉其良衆口譊譊莫知其方一舉不第歸而著書彼陸
魯望豈其同乎摭辨何在托身幽遐先生非隱以爲國
華

李孟贊有序

元臣以李孟爲第一讀元史慕而贊之

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國賴以奠身不可摧時飛時伏弗
峻弗隤如日冒燭若龍泣䖏識居衆始功答心裁干戈
化武杞梓收材一代文治惟公式開道融吳許節邁劉
崔留侯鄴侯輝映九垓

陳節母頌有序

歙縣王君廷暉以素册介里中孫韶九乞余爲文以彰母節節孝之事余所樂稱也惜不知節母夫及父名字本末年月亦未詳聊述其大略而頌之頌曰

節母陳氏尖山下人十九于歸相敬若賓六年而孀我生不辰呱呱兩雛未能負薪既遠兄弟誰卹我貧纖纖十指用以成春暾暾三口恃以存身藐孤既長誨之諄諄撫之成立授以昏姻子能服賈以腆其親子復有子母年七旬四十五載縞衣綦巾如波息井如霜在筠君子高之以爲世陳

孝斛銘有序

木斛口方六寸底方一尺五寸高一尺二寸前面鐫萬歷甲辰年立六字後面鐫一孝字徑一尺左鐫租斛二字右鐫一官字循高祖父震鳴公遺物也歲久脫落扃之以鐵乃復舊觀因銘之

僉曰我祖以讓爲德瘠田百畝力耕而食終儉且勤生産以殖倉庾既盈出納有則請於有司用頒此式五世以來詩書稼穡耕有攸餘祭用厥仂施予則奢醉飽以嚚慝分及鄰課完於國子孫紹之勿浮而實惟實斯敦惟浮乃踣孝于惟孝守之無極

改水車爲書櫝銘 有序

歲甲戌四月至七月不雨沿湖之農日夜引水救苗車具爲之敝旣易而新之其敝者將用以爨余惜其有功於農而以勞致病病致棄也解而察其實可成一互櫝乃授工以式凡五日櫝成高六尺有六寸廣五尺九寸深一尺七寸從分爲二緯之以級有四上一級庋經中二級庋史下一級庋考訂經史之書飾以漆楅之以金置之倚洞淵九容數注易室中因銘

以勞始以逸終潤枯萎時乃功進厥職文在中世世守之无攸窮

桐墩銘有序

謂者謂甘泉山之峯有七象斗其四周之墩二十有八
象列宿相墩其一也墩先不著名雍正間歸於相翁業
業與其弟度世居邵伯鎮既有此墩植柳千百頭起屋
數个兄弟觴詠其上因名曰友軒迄今幾十年柳叢族
遠望不辨株榦惟綠一邸三面臨湖水故又名其屋曰
近湖草堂東鄰漕河四方賢士大夫北征南游皆往來
於側好其幽邈明瑟登而久之或發爲詩歌於是墩遂
以相名而著於遠近余家在白茆湖西出門卽見墩泛
湖而東必過此相君搏九時賡余之蹤跡漉酒以俟搏
九業子也序其地而爲之銘

報德之維値箕斗山脈作突兩湖口厥草菰蘆厥木柳

中有一軒名曰友春帆千疊迎戶牖秋櫓聲聲發漁叟

我乘艀艋入煙藪神恬不覺坐之久主人歡我竹葉酒

我醉放歌衆聲缶紛爭蝠燕尙何有相兮墩兮兩不朽

勁雪銘有序

階下有石高二尺許上銳而左直百餘載矣邇年以來

徧體吐白如酒謚之曰勁雪人曰信也乃鐫於石之左

畔而銘之

不曰堅乎其骨已鐵不曰白乎其表已雪不隨於風不

枯於熱形之在中維介乃潔君子之貞烈士之節

團扇銘爲黃蒼雅作

周規徑矩表和裏勁月白風清愼持其柄

不雕硯銘有序

余十四歲時族祖父倫士翁以此硯見遺今三十年矣銘曰

不雕不琢其象璞若瘿若腫其狀木圓而稜令澤而肅

黃玨橋關帝廟鐵鐘銘

水土平百穀成復卽命安農耕宜孫子事父兄斗行年長物盈造衡鐘聲如鯨慶隆盛禮神明懽以忭和而鳴億萬載長鏗鍧

木瓜杖銘

大厦可以蔽風雨杖亦爲身之輔

桃杖銘

入山伴我毒蟲卻物彪左

古藤杖銘有序

從兄金門以古藤杖遺我云是百許年物

我力尙壯爾太輕佚我力輕與爾偕行我年尙寡爾太多爾傾我持爾如我何

雕菰集卷六終

雕菰集卷七

江都焦循著

申戴

王惕甫未定稿載上元戴衍善述戴東原臨終之言曰生平讀書絕不復記到此方知義理之學可以養心因引以爲排斥古學之證江都焦循曰非也凡人嗜好所在精氣注之游魂雖變而靈必屬此況臨歿之際哉余丁卯春三月病劇昏臥七日他事不復知惟周易雜卦一篇往來胸中明白了析曲折畢著平日用力之淺深嗜好之誠僞於此時驗之平日所習而臨終昧昧忘之

者必其事平日本未嘗精氣注之也東原生平所著書惟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善三卷最爲精善知其講求於是者必深有所得故臨殁時往來於心則其所謂義理之學可以養心者卽東原自得之義理非講學家西銘太極之義理也余嘗究東原說經之書如毛鄭詩補注等篇皆未卒業則非精神之所專注宜其不復記也吾見以貨利起家者病革時口惟言田舍事不已精神所注在田舍也有奔走場屋而未利者臨殁無所知唉中太息於鼎甲某某可羨精神所注在科第也吾於東原臨殁之言知其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屬專在孟子

字義疏證一書其他讀書不記者本非所自得也是故淺深眞僞非人所能知也已則知之己亦不自知也臨殁則自知之浮慕於學古之名而託於經非不研究六書爭制度文物之是非往往不待臨殁而已忘矣夫東原世所共仰之通人也而其所自得者惟孟子字義疏證原善所知覺不昧於昏瞀之中者徒恃此戔戔也噫嘻危矣

非隱

人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爲隱有周公孔子之學而不仕乃可以隱稱然有周公孔子之學則必不隱許由巢

父沮溺荷蓧丈人直郭平原朱桃椎仲長子光之流耳自負其孤子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國托迹於山谿林莽以匿其拙故吟詠風月則有餘立異嬌世苦節獨行則有餘出而操天下之柄則不足巢父許由必不能治鴻水沮溺丈人必不能驅猛獸成春秋以懼亂臣賊子四皓嚴光必不能與蕭曹鄧寇並立勳業是故耕而食鑿而飲分也出則為殷浩房琯貽笑天下宜於朝則朝宜於野則野聖人之藏所以待用也無可用之具而自托於隱悖也隱不隱者也故曰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為隱

翼錢三篇有序

少詹事錢竹汀先生通儒也恩嘗謁之吳門其容和其言達靄靄可親身後十年始讀其潛研堂文集讀者或疑之葢其言有有爲言之者乃爲疏通之以爲之翼凡三篇

錢先生曰父子兄弟以天合者也夫婦以人合者也以天合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以人合者可制以去就之義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孝弟之衰自各私其妻始妻之於夫其始固路人也以室家之恩聯之以情易親至於夫之父母夫之兄弟姊妹夫之兄弟之妻皆路人

也非有一日之恩第推夫之親以親之其情固已不相
屬矣矧婦人之性貪而吝柔而很而築里姑姊之倫亦
婦人也同居而志不相得往往有之其眞能安於義命
者十不得一也先王設爲可去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
去俾能執婦道者可宗從一之貞否則惟割伉儷之愛
勿傷骨肉之恩故嫁曰歸出亦曰歸以此坊民恐其孝
衰於妻子也然則聖人於女子抑之不已甚乎曰去婦
之義非徒以全丈夫亦所以保匹婦後世閭里之婦失
愛於舅姑讒間於叔妹抑鬱而死者有之或其夫淫酗
凶悍寵溺嬖媵淩逼而死者有之準之古禮固有可去

之義亦何必束縛之禁錮之置之必死之地以爲快乎
先儒戒寡婦之再嫁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予謂全
一女子之名其事小得罪於父母兄弟其事大故父母
兄弟不可乖而妻則可去去而更嫁不謂之失節使其
過在婦與不合而嫁嫁而仍窮自作之孽不可追也使
其過不在婦與出而嫁於鄉里猶不失爲善婦不必强
而留之使夫婦之道苦也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
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
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知女之不可事二夫
而不知失婦道者雖事一夫未可以言烈也知臣之不

可事二君而不知失臣節者雖事一君未可以言忠也此未論先王制禮之意也卷八答問五

焦循曰先生此言蓋目擊夫厚妻子薄骨肉及寵妾而棄妻恃悍而逆夫者而有激言之也吾聞之序卦傳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男女生於天地夫婦定於人夫婦定而後君臣父子乃定陸賈新語道基篇云先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知有父子之親君臣之道長幼之序於是

百官立王道乃生白虎通暢其說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天下譙周古史考稱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然則伏羲之前夫婦之道不定夫婦不定則有母而無父同父而後有兄弟兄弟不可以毋序也故父子兄弟雖天屬而其本則端自夫婦夫婦之道定昏義云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鄭氏注云言子受氣性純故孝孝則忠也夫婦之別關乎忠孝如是苟夫可以去妻妻可以去夫則夫婦之

道仍不定天下之爲夫婦者稍一不合紛紛如置弈棋非其道也且七出者以其婦之可出也若過不在婦而出之先王無是法矣且夫由人道之不定而一旦定之或有不便者故立法爲可去數千載後夫婦之道久定矣則可去之法不能行如古者一聚一都各爲君長則不得不封建久而定於一則封建不可行古今之道不可一端視也失婦道雖事一夫不可言烈然則不妨事二夫矣失臣節雖事一君未可言忠然則不妨事二君乎先生之言激矣其出也仍返之母家乎抑嫁之鄉里乎其嫁也夫家嫁之乎聽婦自適人乎或有司主之乎

抑私出之乎嫁之鄉里而夫又不良乃二嫁再嫁之不已乎

右上篇

錢先生曰古之孝者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揚名者揚己之名也父母之樂莫樂乎有令子而人子之善莫善於爲聖賢身爲聖賢而父母卽爲聖賢之父母古稱大聖惟周公孔子周公之父聖也孔子之父未必聖也而其爲聖人之父則叔梁與文王並稱無愧也何顯如之後之君子不務立己之身而務飾親之美余見近人家傳行述日繁一日學必程朱文必韓柳詩必

李杜書必鍾王究之皆妄說也夫過情之聲聞君子恥之子孫而以無實之名加諸先人是恥其親也欺人而人不信欺親而親不安以是為孝何孝之有論語二十篇嘗言鄉人之子而不言鄉人行事孟母之賢見於他書而七篇略不及焉豈孔孟之欲顯其親不如後之君子哉顯親之道在乎立身親果有善何待子孫言之子孫言之徒使後人疑之惡在其能顯親也親之名聽諸公論而已之名可以自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其斯以為孝乎卷十七原孝上

焦循曰此亦先生有激之言也人子不能實述其親之

善顧程朱之韓柳之李杜之誠妄也然人子之妄不在程朱韓柳李杜其親而在不能知其親之善而纘述之而泛程朱韓柳李杜其親也夫爲人子而程朱韓柳李杜其親猶爲人臣而堯舜其君也堯舜其君不可爲不忠程朱韓柳李杜其親不可爲不孝惟徒以虛名而遺其實事乃爲欺其親隱微之節外人不知之人子必孚其親則知之故有外人不能知必俟人子述之者初卽外人言之數不詳亦必人子細言之祭統曰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

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又云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誣固不可不明不仁又惡乎可親有善聽之公論不待子孫傳之是知而弗傳也稱美不稱惡為孝為賢經之教人如是其意深矣先生稽古有年詎不知記之文如是第以世俗不能左右其親親之善不能知不能傳而徒程家韓柳李杜其親正所謂不明不仁正所謂誣不祭先生函自述其先大父先考矣且述其亡妻王恭人矣妻何謂曾曰豈有賢如吾妻而無後者而乃禁人之賢其祖父乎先生賢其妻即繼述妻之事賢其先

大父先考郎縷述其先大父先考之事然則先生爲是言也欲人實述其親之賢而不徒程朱韓柳李杜其親也不然何先生之大父之考之亡妻王恭人不畏人疑不聽諸公論也

右中篇

錢先生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固言春秋者天子之事也述王道以爲後王法防其未然非刺其已然也太史公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又曰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

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故曰懼也凡篡弒之萌必有其漸聖人隨事爲之杜其漸楚商臣蔡般之弒子不子父亦不父也許止不嘗藥非大惡而特書弒以明孝子之義非由君有失德故楚蔡之君不書葬而許獨書葬所以責楚蔡二君之不能正家也書閽弒吳子餘祭戒人君之近刑人也書盜弒蔡侯申戒人君之疏大臣而近小人也楚子虔弒於乾谿書其地著役之久也宋公與夷齊侯光楚子虔以好戰而弒晉侯州蒲以誅戮大臣而弒經皆先文以見義所以爲有國家者戒至深切矣左氏傳曰

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後儒多以斯語爲訴病愚謂君誠有道何至於弑遇弑者皆無道之君也其賊之有主名者書名以著臣之罪其微者不書不足書也無主名者亦闕而不書史之愼也非恕臣之罪也聖人修春秋述王道以戒後世俾其君爲有道之君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各得其所又何亂臣賊子之有若夫簒弑已成據事而書之良史之職耳非所謂其義則竊取之者也秦漢以後亂賊不絕於史由上之人無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故爾故惟孟子能知春秋

焦循曰先生此言顧司業棟高嘗言之也云云元凶劭及

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旗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且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逆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見春秋大事表卷四十五顧司業之說如此先生本之也雖然孟子自謂亂臣賊子懼不謂君父懼也萬充宗氏曰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

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誑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眞可弒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旣久故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晉衞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亦至此乎先生言後儒以左氏傳爲詬病者指萬氏此言也夫萬氏之言是也人之性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有父子君臣也孔子贊易謂子弒其父臣弒其君由辨之不

早辨人知辨即知懼易之敎示人以辨春秋之敎示人以懼惟邪說廢之則不知懼自孔子作春秋直書其弑不論其君父之無道而臣子之惡無可飾免自有春秋而天下後世無不明大義所在宋劭梁珪固即伏誅即司馬師劉裕蕭道成高歡宇文泰之流姦竊已成而舉義師以討賊者代不乏人明成祖亦歡泰之類也以靖難爲名自飾以周公輔成王一聞方正學卓惟恭等篡奪之言遂怒而磔其身夷其族其怒也即其懼也蓋春秋旣成不能使亂臣賊子絕迹於天下而能使天下知其爲亂臣賊子天下人人皆知亂臣賊子之惡無所容

雖有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徒豈能晏然於心不一動乎孔子作春秋蓋知亂臣賊子必由是而知懼此聖人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與伏羲文王作易之心一以貫之者也至許止之不嘗藥而書葬蔡氏直據左氏之文斷爲宥必毒殺不當以偶不嘗藥卽加以極惡之名顧司業且暢言之斥穀梁爲誕妄矣萬顧之書具在學者其參而觀之

右下篇

述雜一

孔子曰述而不作學者亦曰述而不作然惟孔子能述

伏羲堯舜禹湯文王周公惟孟子能述孔子孟子歿罕
有能述者也述其人之言必得其人之心述其人之心
必得其人之道學者以己之心爲己之道以己之道爲
古人之言曰吾述也是托也非述也學者不以己之心
求古人之言朝夕於古人之言而莫知古人之心而曰
吾述也是誦也是寫也誦寫非述也孔子贊易韋編至
於三絕其於伏羲文王之意已無弗明無弗明而後贊
之所以爲述也述孔子者若何其爲述也孔子修春秋
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吾竊取之孟子之說
書也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何

其血之流杵其論詩也曰以意逆志不以辭害志然則述也者述其義也述其志也不以志而持其言有不可通則曰古人如是說也有不善則曰吾有所受之也古人所望於後人者固如是乎哉聖人之道日新而不已譬諸天度愈久而愈精各竭其聰明才智以造於微以所知者著焉不敢以爲述也則庶幾與述者也

述難二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作述無等差各當其時而已人未知而已先知人未覺而已先覺因以所先知先覺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覺之而天下之知覺自我始

是爲作已有知之覺之者自我而損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敎人而作者之意復明是之謂述上古知母不知父則夫婦不定伏羲知夫婦定而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於是作八卦而天下皆知有夫婦之別而彝倫由是敘上古茹毛飮血不知有火化也燧人知之而敎人火化而天下遂皆知有火化不知有耕耨也神農知之而敎人耕耨而天下遂皆知有耕耨其他作杵臼作舟楫作宮室作棺椁作弧矢作書契作車乘凡自未知未覺而使天下共知之共覺之皆作也孔子之世所作於前者已無不備孔子從而明之使古聖人之

教續延於萬世非不作也時不必作也生伏羲神農堯舜之後別思所以作之則不知而作矣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雖百世可知因即述也乃伏羲神農堯舜之敎三王之所因非孔子述之人莫能述也孔子述之而伏羲神農堯舜之敎明於萬世此述之功所以獨歸孔子也孔子所以爲萬世師也且夫老莊楊墨之徒莫不自以爲能述今世說墨子之書者尙推原其祖神禹本史佚矣然而孟子闢而闢之直斥爲無父無君等諸禽獸何也有孔子之述而伏羲神農堯舜之敎明其異乎伏羲神農堯舜之敎者皆知其非述也墨翟

述禹而實悖乎禹許行述神農而實悖乎神農老莊之徒述黃帝而實悖乎黃帝陳摶邵雍述伏羲而實悖乎伏羲宋元以來人人讀孔子之書皆自以爲述孔子而甲詆乙爲異端乙斥甲爲楊墨究之孔子所以述伏羲神農堯舜之敎者果有能得之者乎述孔子者果能述孔子之所述乎吾知其難矣

述難三

學者好詆諆人人不易詆也非能是人不能非人非人而不中其所非是爲妄非是人而不中其所是是爲妄是故善述者能道人之是能道人之非學宋元人之學

者非漢魏矣學漢魏人之學者非宋元矣猶之學治者非陶學農者非圃老於農而後可非農精於治而後可非治門外者不知門內之淺深是故能述之乃能非之能非之乃能述之是其是非其非古人樂之道其是而非古人之所是古人疾之疾之者疾其持之而失其所爲是也則不如其詆之也

述難四

學者詡於人輒曰吾述乎爾問其何爲乎述則曰學孔子也孔子所謂克己復禮爲仁善人爲邦百年皆古語且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

述穆姜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述胥臣也覩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周書管子所已言也吾述乎爾吾學孔子乎爾然則所述柰何則曰漢學也嗚乎漢之去孔子幾何歲矣漢之去今又幾何歲矣學者學孔子者也學漢人之學者以漢人能述孔子也乃舍孔子而述漢儒漢儒之學果卽孔子否邪穆姜婦人也胥臣管仲齊桓晉文之臣也而孔子述之則孔子而生近世必不屏絕唐宋元明而專取漢人也明矣夫孔子述堯舜者也孔子之述堯舜見於易者一見於論語者六惟執中述堯之言餘則探其微

且能道其病蓋深契乎堯舜之道之所以是雖胥臣管仲穆姜之言而實足以明堯舜之道則取之不必待堯舜之言以爲述堯舜也學者述孔子而持漢人之言惟漢是求而不求其是於是拘於傳注往往扞格於經文是所述者漢儒也非孔子也而究之漢人之言亦晦而不能明則亦第持其言而未通其義也則亦未足爲述也且夫唐宋以後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漢學者或屏之不使犯諸目則唐宋人之述孔子詎無一足徵者乎學者或知其言之足徵而取之又必深諱其姓名以其爲唐宋以後之人一若稱其名遂有礙乎其爲漢學者

也噫吾惑矣

述難五

善述人者如善醫各審其人之陰陽表裏虛實研究而洞悉之然後用攻用補用涼用熱各如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也不善醫者先具一病以擬其人未親脈診色方藥案狀先已立乎其心或懸一不切之藥以泛應千百人之病市人以其工酬應假聲氣而惑之然而善醫者能各審其人之病而無我之心則必於陰陽表裏虛實之故骨空經脈營衛度數之理金石水火飛潛草木之性無一物不深索而窮究不名一物而無物不明雖

有奇證怪脈人視爲不可解自我按之了然於置輕生
死之間學者述人必先究悉乎萬物之性通乎天下之
志一事一物其條理縷析分别不窒不泥然後各如其
所得乃能道其所長且亦不敢苟也其人著撰雖千卷
之多必句誦字索不厭其煩雖一言之少必推求遠思
不忽其略得其要挹其精舉而揚之聚而華之隱者標
之奥者易之繁者囊之縮者修之鬱者天之壽醫者存
人之身善述者存人之心故置乎述也不善述者揣人
之長引而歸於己之所知好惡本歧去取寡當繪人者
嫌眇而若瞭惡僂而形直美則美矣而非其人矣或曰

著其眇形其僂遂肖其人乎夫徒著其眇形其僂而不肖其人然則善述者固不在眇不眇僂不僂也

續蟹志

瀕湖而居者以蟹爲田編竹以爲斷斷者斷也所以斷截其路而誘取之也每斷値百金大者數百金或東而西或北而南隨兩岸相去之遠近布焉閒三四步曲其勢作門門內岐以邃忽寬忽狹忽曲忽直其奧窾以笛空一罨置竹匭形圓而銳字之曰老人頭蟹出斷上尺許蟹之隨流而下者阻於斷不知返也求所以越之者則必循而行見門焉喜且入入門且以爲出門不知柴

之繞而偪也始而裕繼而隘始而直繼而曲且繼而昏以黑至於曲且黑也求直且光者而趨之仍不知返也趨至隅隅有光露天而周其身者益迫苦迫而就光必緣以上於是乃困諸匣中噫愚矣蟹有善飛者吐其沫以爲翼昏時則翕翕然憑諸空中斷不能制弋不能及然好火漁者舉火以誘之則就而投諸地噫愚矣夫湖闊數百里至狹之港亦數十里南通於江東入於海不跳躑於洪濤巨波之中隱匿於蘋藻菊午之所甘局促於罟罧之中而不能脫困躓於釜鑊之地而不知悔宜吞舟之魚所不屑咲而培井之鼃所粲然笑也甫里先

生志其輸穗之義以廣夫不求聖人之言者余湖居譜蟹之性悲蟹之愚而慨然於知進不知退因續陸氏之志以爲志云

書鵜

湖有鳥如鶴而色不潔喙修尺餘喙下肉囊大可容二斗喙張則囊鼓翼開兩目熒熒顧人俗呼曰突頸突頸者鵜之緩聲也戊午夏四月偶止樹間爲漁者所獲持至村市中市人不識目以爲怪好事者買以錢二百畜諸鴨籠每日所食盡魚數斤苦不能贍持貨於城是冬十月余寓城中相傳市有鳳皇同人相約往觀則祕以

次幕標以綵繢一人鳴鐃侈大其說斂錢而後與視觀者競入如螘余必頗爲之動從入窺之則向之鶉爾嗟乎鶉常物也或怪之或貴之鶉果知乎否乎方其失水而就禽也死生不可必而孰知其珍重如此也設一旦人厭而不觀其死生又不可必矣余好爲蟲鳥之學涉獵於爾雅諸書素知其狀且見其所由來也爰感而爲之書

六壬選粹卷九

雕菰集卷八

辨學

江都焦循著

今學經者衆矣而著書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據守三曰校讎四曰摭拾五曰叢綴此五者各以其所近而爲之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獨得其間可以別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師成見亡其所宗故遲鈍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過焉據守者信古最深謂傳注之言堅確不易不求於心固守其說一字句不敢議絕浮游之空

論衞古學之遺傳其弊也蹈踏狹隘曲爲之原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挍讐者六經傳注各有師授傳寫有譌義蘊乃晦熓集衆本互相糾核其弊也不求其端任情删易往往改者之誤失其本眞宜主一本列其殊文俾閱者參考之也摭拾者其書已亡間存他籍探而聚之如斷圭碎璧補苴成卷雖不獲全可以窺半是學也功力至繁取資甚便不知鑒別以贋爲眞亦其弊矣叢綴者博覽廣稽隨有心獲或考訂一字或辨證一言略所共知得未曾有溥博淵深不名一物其弊也不顧全文信此屈彼故集義所生非由義襲道聽塗說所宜

戒也五者兼之則相濟學者或具其一而外其餘余患其見之不廣也於是乎辨

辨名上

顧處士炎武謂積洿之風宜救之以名余昔以爲然既而疑焉名之所繫有其實而以類應之顧氏欲用之以救世風不識救之云者因其實而予以名邪抑因其名而賞以利邪名者君子忘之小人亦忘之君子曰吾盡吾分而已小人曰吾求吾欲而已求其欲不必動以名也名不可以動之則以賞誘之副此名者予官不副此名者屏而斥之如是而人動以名矣動以名又烏知其

眞詭此名與否與且夫干人以利者不難干人以名以利傚世風知之易以名傚世風知之難天下知有名則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從事於衷廉寡恥者易而竭心思盡才力以從事於名標榜術粥馳騖於虛浮揣摹於形似相習以耳共趨於聲以干譽之巧爲悅人之謀而玩忽苟且之習潛結於中遂貽禍於風俗余閱魏志至正始之間及老蘇論所稱不近人情者不覺愕然汗爲之下也古者樂正所以教人司徒所以取士司馬所以官人所爲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堯曰試可乃已舜曰明試以功誠欲絕天下之虛僞防厚貌深姦之

以漸而至不聞相尚以名也如曰救之云乎則宜曰積

冷之風宜救之以實賞而誘之以名不若賞而誘之以

事向之竭心思盡才力以甘於喪廉寡耻者有所欲也

乃如是則得如彼則不得將相率而趨於事功雖有小

人獲其用矣嗚乎名所以治君子賞所以治小人未有

無所欲而喪廉寡耻者也

辨名下

君子之名在己小人之名在人孔子曰必得其名又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

言謂之三不朽若是名之貴也此後世所以多名士也

然則名士之稱何始乎爾季春之令曰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蔡氏章句曰名士者德行貞絶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隱居不在位者也嗚乎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固如是矣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必德行貞純道術通明固如是矣夫德行貞純大賢以上也道術通明王佐之器也求諸聖門其顔氏之子乎三代以下鮮其人矣是故有治平安定之學而德器不足有仁讓廉潔孝弟忠義之風而或短於才略抑德稱於鄉里學術蘊於中而急於功名勇於仕進此三者猶不足以當之彼李膺張儉之流夏侯何鄧之屬虛相煽惑以亂人心以禍天

下嗚乎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詎如是乎哉是故慕之者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彼籍籍公卿間我泯泯也求所以致名之由摹仿焉以相附幸而附焉躍躍乎持以自豪矣惡之者曰何爲乎名士也歌詩不明聲律珥筆未知體格與一握算未知橫竪而詡詡焉托古昔以輕友朋何爲乎名士也嗚乎慕者之云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也惡者之云孔子所謂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無恆者也名士之所以爲名士者詎如是乎哉史書之敘一人也動曰自是知名謂緣是而姓氏顯於世也夫科第之崇技藝之精優伶伎妾之黠

浮屠異術之幻甚至姦回邪辟迂謬乖舛其姓氏皆可著於世皆可謂之知名名士者豈知名之謂也知名士之名所由立則品尊而至難知品尊而至難則慕之而不敢附核其眞實而不敢誣

貞女辨上

或謂古無貞女之名非也後漢書百官志三老掌敎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皆扁志其門以興善行然則今之旌表貞女自漢已然或曰古之貞女非今之貞女也魏書列女傳貞女兕先氏許嫁彭老生未及成禮老生逼之不肯從被殺詔曰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

名號曰貞女則貞女者非未昏夫死守貞不嫁之謂也
嗚乎引是說者蓋讀書不廣矣劉向列女傳卷四貞順
傳首列召南申女稱其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
之不肯往遂致之獄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兒先
之事黯與此合故其時謂之合古跡以貞女號之列女
傳又云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
君死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
請願同庖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
席不可卷也詩人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此即未
昏夫死不嫁者也兒先合於申女之事得以貞女名世

之未昏夫死不嫁者乃不容附諸衛宣夫人之列說者
罪矣劉向爲魯詩學經之所傳漢儒之所重可知也

貞女辨下

古之貞女少今之貞女多何也古男女議昏晚聘與娶
一時事故如衛宣夫人者偶也今人齠齔議昏或遲五
年或遲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聘與娶縣隔甚遠其中死
亡疾病自不能免且古之昏禮以親迎爲定故曾子問
未親迎以前或遭父母之喪可以再娶再嫁親迎在路
聞壻之父母死則改服而趨喪又親迎之日已定而女
死則壻服齊衰壻死則女服斬衰是古之夫婦以親迎

爲定也今則不然　國律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者笞五十雖無昏書但曾受聘財者亦是一報昏書受聘財而上以之聽民訟下以之定姻好不必親迎而夫婦之分定古定以親迎而夫死嫁之可也今定以納采則一納采而夫死嫁之不可也禮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菑必逮夫身吾爲議貞女者危之

誣親辨

有言於焦子者曰親不可誣也周公稱文武孔子不稱叔梁子思稱仲尼不稱伯魚粉飾誤辭俾見者指摘而詬罵焉非所以愛其親也子惑於是以請於吾子焦子

對曰親不可誣誠然也不誣焉可矣必孔子而後述後世將無述者豈孝子之心也述其親者必以孔子之言行加之則誣不孔子也而乃必數之曰吾之親非善人非善人豈人子所忍乎人雖爲不善其生平亦必有數端之善卽鄉里宗族於身後平心論之且將有分別道之者況本有善之可述乎故親之善素明於人不可曰人知之遺老既盡雖豐功偉績且有莫能言者矣親之不善素明於人不可曰違之難吾恥於人之揶揄也善雖一不善雖九一固非誣矣稱其一且足以調其九並一而沒之不善遂逾乎十居下流而不能力以障之任

其決使惡歸焉誣不更甚矣乎是故親雖不善猶將索其善而述之必欲孔子其親所以誣也孔子其親而不能乃孔子其身乎孔子德爲聖人足以顯其親爲大孝已則無德以爲親顯又各於言生是子者何不幸之甚也

四聲陰陽辨

古不分四聲沈休文周彥倫始定平上去入宋元以來詞曲家分陰平陽平此實天地自然之音而足以補休文彥倫所不及也夫謂之陰陽者猶夫平上去入之稱故又名空堂蓋空之呼空堂之呼堂不啻陰之呼陰陽

之呼陽也卽不啻平呼平仄呼仄上呼上去入呼去入
卽不啻宮呼宮商呼商角呼角徵羽呼徵羽也取字之
聲以爲聲之號不取字之義以象聲之義也或謂平有
陰陽仄亦有陰陽甚謂上有上之陰陽去入有去入之
陰陽夫平之有陰陽猶仄之有上去入謂上去入有陰
陽豈謂陰平陽平亦有上去入乎蓋不明陰陽之呼取
聲不取義也或又謂以陰陽分三十六字母夫三十六
字母爲平聲者二十二爲仄聲者十四而平聲爲陽者
十二爲陰者十謂見爲疑之陰則疑爲陽平嚚爲陰平
疑之上去入爲擬義乙嚚之上去入亦爲擬義乙溪爲

陰平奇爲陽平奇之上去入爲起棄吃溪之上去入亦爲起棄吃其平聲則分爲醫疑爲溪奇而上去入則同一擬義乙起棄吃果何陰陽之可分乎謂透爲端之陽則透之平可呼頭亦可呼偷端之仄可呼短斷奪短斷奪之平亦可呼東團切又何陰陽之可分乎若謂顛屬端母故典殿窒屬顛爲上去入之陰聲田屬定母故殄電垤屬田爲上去入之陽聲抑知殄電垤之平呼田亦可呼天而典殿窒之平可呼顛亦可呼低連切蒸既名之爲陰爲陽則不得又爲上去入既名之爲上去入則不得又爲陰陽如以義也則陰宜重濁而下沈陽宜輕

清而上浮何得反其用故古人取宫商角徵羽以名七音取平上去入以名四聲其名皆無義理但以聲明聲見古人用意之精妙以陰陽名陰平陽平名有義理昧乎以聲明聲之妙而惑滋起矣此陰陽之稱不如空堂之稱爲愈也至於讀有輕重唱有緩急此則陰陽皆有之不獨上去前人論之詳矣明乎陰陽之名爲以聲明聲又何疑於上去入之有陰陽也

二十八調辨

十二律以五音旋之則有六十以七音旋之則有八十四隋唐以來燕樂僅有二十八調元明用十六宫十一調

而已或疑八十四六十之數非其實然不必疑也如以喉舌齒牙脣各依等韻則必有若干音然其中有重複者有蹇澀不可以音者有風土各地之不同者以理排之有此數以口調之則不足矣制之爲字又不及其音之半說文九千餘字便於用而人人共識者又不及其半玉篇以下字日增而有音無字者仍多不得以所用者少遂疑古之字本少亦不得以字不及音之數遂疑並無此音聲調之有八十四其理如是也其相習而便於口中於耳固無幾何古音不盡悅耳後世既求其悅耳又取其便於肄習故日減日少無可疑也美白石徵

招序引唐田畸聲律要訣云徵與二變之調咸非流美故自古少徵調曲也白石又云黃鍾之徵以黃鍾爲母不用黃鍾乃諧故隋唐舊譜不用母聲然則以其不流利不諧故不用徵與二變之調譬如入聲一涉詠歎便非本字故北曲派入三聲南曲雖有入聲而其實仍以平聲唱之蓋入聲出口戛然卽止若直如其聲便無音節不中聽矣無徵調亦如是也徵之缺如是宋元不用羽角不用高宮可知其故然則八十四調止用二十八又止用十七可類推矣夫聖人之制禮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制刑也五刑之屬三千亦備其條理而已矣

執於理不能權其用不且求黃鍾之徵於林鍾而貽落韻之譏哉

文章彊弱辨

文之彊弱不在形而在骨不在骨而在氣不在氣而在神得乎形者知形得乎神者知神善繪事者先以淡墨一山一樹至百十漬仍著以淡俗手以濃墨取之齷齪盈幅按之索然其彊弱可知也有人焉傾然顚然介胄而立左持矛右挾盾力不能勝一匕雖可謂彊乎有人焉若不勝衣臞然而骨立千鈞可舉也可謂弱乎舉物若有物者力不勝也舉物若無物者力有餘也舉物若

有物其力見舉物若無物其力不見以力之見爲力弗等其物焉且以爲不足舉也蟻之負粒蜣之轉丸見其負不見其粒見其轉不見其丸以爲蟻之力彊也不亦傎乎故形之肥不必壽於形之瘠其神不同也善醫者切其脈以窮其神不執其形也然則形弱者神彊與神彊形亦必彊神弱形亦必弱彊弱非肥瘠之謂也黃楊之細自堅於樗櫟之大數圍方寸之鐵可以殺人豈徑丈之楮所能抗乎壬戌四月在京師有論文之彊弱者乃爲之辨

象刑辨

象刑之說荀子屏爲世俗之說而破之曰以爲治邪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用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庸人不知惡也亂莫大焉又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俱見正論篇荀子辨之當矣信乎世俗之說也或曰孔子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奈何唐虞之世而尚用刑曰孔子言治天下宜先德禮而後政刑非舍刑而專以禮也道之以德德者惠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使民有極產足以事父母

畜妻子然後齊之以禮民皆相格而耻於不善如是則雖有刑而不用惟養之教之而仍犯乎罪則刑之孟子曰民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然則有恆產而無恆心則刑之不爲罔曾子謂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失道失養之教之之道得其情則殺人傷人實有證據而不誣斯時亦惟哀矜之於心而不可寬其罪也孔子贊易噬嗑初九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又贊噬嗑上九云小人以小善爲無益

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
罪大而不可解夫至於不可掩不可解則亦不可寬矣
然則勸以利又必懲以威恥以仁勸以利道之德而齊
之禮也畏以義懲以威道之政而齊之刑也君子不必
懲也而自懷刑小人懲而後懷刑則刑以濟其德俗吏
之於刑也愼其大而忽其小聖人之於刑也勤其小以
防其大小懲之大戒之不使至於不可掩不可解是治
之於未也忽於小而民不知懲至於不可掩不可解雖
日殺一人以懲衆人而此一人則已刑矣治之於未則
威此卽以懲此故有改悔而無傷害也有虞氏封山濬

川卽象以典刑典刑常刑謂五刑也象者似也以五刑之常法傳之自古似續之不改也常刑之中有宥之之法宥之以流亦自古常法而象之者也然宥之以流流亦大罪僅輕於五刑耳舜思寡天下之過而小懲之於是作爲官刑敎刑贖刑鞭扑以厲之使出金以罰之使之知恥知畏以戒其不仁不義如是則民知改過改過則五刑乃不用並流宥亦可解矣言作以別於象是小懲也在道德齊禮之後者也何以知其道德齊禮也於敎字知之亦於災眚知之葢旣爲之制恆產則宜有恆心惟水旱疫癘之餘足以損其衣食而民之犯法也猶

可原故眚災肆赦惟既命司空平水土無菑矣命后稷播時百穀民無飢矣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敎使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則齊以禮矣且諄諄於庶頑讒說而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以識之以期其改悔而並生苟至此而仍不知改悔不能相格是眞頑不靈與禽獸何異矣賊而刑之可也故曰格則承之庸之所謂有恥且格也否則威之所謂怙終賊刑也官刑敎刑贖刑不屬諸士曰刑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折卽哲民愚降以典禮或猶不能從撻扑以去其愚此刑之用於伯夷者小懲之也其屬之士者五刑有服五服三就常刑也五

流有宅五宅三居流宥也皆象於古者故亦曰象刑益稷云方施象刑惟明此刑之用於臯陶者所以待罪大惡積者也伏生書傳云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無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無禮而專任刑孔子弗取也禮而後刑唐虞不廢矣爲象刑之說者曰以蒙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非屨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誠世俗之說如兒戲者也堯舜之世恤功於民以敎祇德雖有五刑象而不用耳此爲勝殘去殺亦爲神武不殺非民有可殺之罪而徒畫衣冠異章服已也

褒姒辨

國語載褒姒事荒唐舛錯有不可不辨者其說曰夏之
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
二君也龍降固不足怪以爲褒神之所化龍一物以爲
能言何太怪也其說曰卜請其漦而藏之吉策告之龍
亡而漦在夏自是衰後起周禍何以云吉且孔甲氏有
御龍之官方豢而食之孔甲爲桀之祖相去僅十數年
何忽重視之卜所以處之也孔甲時方降二龍何其後
又有二龍降也其說曰夏亡傳匵於殷周至厲王末發
而觀之漦流於庭又曰使婦人裸而譟之化爲元蚖入
後宮童妾未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生既遭於

後宮之處妾必自齔及笄歷十三四年而始孕厲王以三十七年奔彘越十四年宣王立喪亂之餘童妾即仍在宮中而其孕也何以決其爲所遭之蚖幽王三年嬖褒姒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爲太子由宣王初至此褒姒宜生五十餘歲褒人何獻此老婦以脫罪而王且寵之況舉烽諸事又後此數年而年已六十矣其說曰不夫而育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鬻於路夫婦哀其夜號也取之逃於褒夫婦既畏僇而逃尙何顧道中棄子且童妾之棄子必有人棄之也夫婦逃矣必畏人而遠匿豈敢遷延待人去而取之即見棄者無以決其爲童妾

之子即棄者見此夫婦亦無以知其爲弧服之人弧服之夫婦何所據而告之褒君褒君何所據而告之周人周人又何所據以褒姒即童妾之子乎說始於國語國語本之史伯史伯則引於訓語是時當幽王初年正寵褒姒之時褒君方以爲己女而獻之而名之曰褒姒誰得以童妾問之又何所據實遂書諸訓語哉國語左氏之書也猶於各國史書巫僞之傳眞僞莫辨而董仲舒劉向司馬遷諸君憑而信之王仲任作論衡以辨古今之妄說於此則比諸吞薏履拇以爲氣性之隨時劉知幾撰史通以駁記載之浮言於此且方諸壞門誅社以

謂軍國之重輿辨之以補柳先生之非國語

宰孔論

余讀春秋傳得良臣二曰劉伯盆得佞臣一曰宰周公孔景王之末晉霸衰楚氛横内則子朝賓起之難紛紛揺動其社稷盆始立輿單子輔佐以平内難又合十八國諸侯於召陵以制楚東遷後二百餘年以王臣奮發有爲乃心王室者盆一人而已卒以諸侯不和霸臣求賂身死於軍大業不就嗚乎蜀之諸葛孔明其比類也莊僖之間天下不知有王至於取温麥中王肩而鄭宋魯衞之君篡弑爭逐朝盟於東夕黨於西紊亂不定如

弈棋然齊桓用管仲崛起東海以尊周爲己任經營數十年乃爲召陵之盟使是時王室之臣有伯盆其人者內外夾輔號召天下諸侯革荆之僭王復西周之盛固無難者僖五年秋諸侯盟首止以定世子王使周公孔召鄭伯曰吾輔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於是鄭伯恃王命遂叛盟而楚旋有滅弦之舉此謀卽實出於王當使孔之時孔豈不可彊諫而止之止之不可以死爭之不然棄國而逃不奉此命也既有此命桓於是日服鄭之不暇而楚之無王益甚又十數年鄭始乞盟爲葵邱之會是時也襄王於齊桓非孔之所能間乃値賜

胙而歸道過晉君力詆桓之非止獻之赴嗚乎其情見矣向之王命非孔謀之而誰邪夫葵邱之會諸侯方虞天下之不來晉來矣而孔間之其不欲桓霸之成王室之安若惟恐楚之或詘者幸而不能殺桓貶桓苟能殺之能貶之幾何不爲岳之檜哉唐末寇朐盜起李克用以步卒萬七千赴京師石堤良田之戰大庯西華之捷功第一過汴朱全忠醉之而火其驛請討之不許及克用以兵助王重榮全忠請討之議者不可宰相張濬受全忠賂獨以爲可討之而敗余閱五代史至此惡全忠之不臣而深恨於濬當全忠之燒上源其無君之機已

露濬能贊其君許克用之請以討克用者佐克用克用忿激之餘濟以天子之靈全忠之禽未可知也建中四年朱泚圍奉天不三日則城陷李懷光千里勤王解厄於累卵之勢盧杞不納而懷光遂叛二相之奸先後一轍宰孔者非其類與嗟乎內有劉蚡外無齊桓內有宰孔此周之所以不競也夫

虞翻論

權既爲吳王宴諸臣佐權行酒至翻翻陽醉伏地權去翻起權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懼以大司農劉基諫而止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君子曰權

自是失言矣翻解經亞於賈鄭其諫騶徵長當春綀謀深識時無其匹方曹公辟之翻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邪是時權款於魏受魏封吳王此翻所以侮也權宜曰自今不當殺者雖言殺不得殺乃以酒後爲令則小人作奸將以酒後售其術而僇君子斥賢士皆以其不酒後而莫敢言矣故其後徙翻交州而莫之諫也

葉李論

葉李在宋理宗朝以太學生伏闕攻賈似道竄於漳州元世祖以李剛直過留夢炎遠甚是也然李之在尚書也與桑哥共事浮沈不一規正致揚州儒學正李淦上

言攻之又何異夢炎之於似道邪焦子論之曰恃氣者不可以久也氣有陰陽陰則柔陽則剛柔而無學則諂剛而無學則矜李以大學生劾似道矜之氣乘之也非有道義配之也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孔子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身爲諸生國政非已所宜與爲大學生劾似道所以入中書省比桑哥也凡學之不深而氣之不馴者聞見所不及勢位所不侔每以局外之身形爲憤激及徐而身入其中未有不依違隨俗者故臨難不屈之人必非高言死節之人也何也氣爲之也氣爲之氣盡則餒矣市儈見人之変易也必多方說

其貨之不値而哂買者之受欺明日羣相約而共譏焉則盡反昔之所言而惟恐交易之不果合何也昔之身在事外今之身在事中也嗚乎非學之深而能自持乎哉且學者之病合則相標榜分則相詆訶有人之見存也有人之見存則於不當爲而爲亦必於當爲而不爲孔子稱子路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求則無標榜之習不忮則無詆訶之私其處也力學之不暇何暇於朝政之議竭力於孝弟忠恕而不足何敢論宰相之賢否所以蓄其德醖釀其才略有如此者矣南渡以來陳東歐陽澈之風天下慕之或假是爲名高以振動流俗究

之無補於時無補於學如葉李者又何足責哉偶閱元史至此論之以示子弟門人輩云

西魏書論

西魏書謝蘊山先生所撰也乾隆乙卯秋遇桐城胡雒君於金陵雒君以是書見遺於時譚者或疑之蓋未識著書之體也因爲之辨議者云正統之傳自漢魏而晉宋齊梁以至於陳作西魏書是無梁陳也夫如是是不獨西魏書可不作而魏收之魏書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均可以廢何也非正統之所在也夫魏自晉世開基歷年永久與有河洛視梁陳以篡竊得國

短促偏安有以過之豈梁陳所得而統之乎亦猶遼之承於唐傳金及元非宋所得而統也且春秋魯史也孔子修之內魯而外諸國豈謂魯可以統諸國乎主客之勢然也推之以言乎說經唐人撰正義於鄭康成王弼杜預諸君主此則客彼主彼則客此其體有如是也下之如元人之曲近代之時文無不以主客爲體裁學究衍陽虎淳于髡之言未有不以孔孟爲外者豈眞敢外孔孟哉其體然也乃獨於西魏書疑之亦爲不善悟矣司馬遷漢人也作項羽本紀陸游宋人也作南唐書況生千百年後而作西魏書乎正統之辨莫嚴於昭烈之

於孫曹余嘗以是通諸後世以爲蕭詧猶在不可帝陳晉立太原未嘗尊郭以是言之則姚氏之陳書可廢矣唐得天下於隋隋承魏周者也宜內魏而外梁陳唐時南北諸史並列不使偏廢又何疑於西魏書之作乎況西魏書之作所以奪北齊之統無與於梁陳祖梁陳之篡竊而外魏復祖高氏之篡竊而外西魏爲此論者不獨於著書主客之體有不明並大公大義之所在亦不暇顧也

良知論

歲丁巳授徒村中有以朱陸陽明爲問者余數百年來

人宗紫陽自陽明表章陸氏而良知之學復與朱子相
敵邇年講漢儒之學者又以朱陸王並斥而歸諸佛老
余謂紫陽之學所以教天下之君子陽明之學所以教
天下之小人紫陽之學用之於太平寬裕足以爲良相
陽明之學用之於倉卒苟且足以成大功人心之分邪
正而已矣世道之判善惡而已矣正則善善則事上順
事親孝事長恭至若行其所當然復窮其所以然誦習
乎經史之文講求乎性命之本此惟一二讀書之士能
之未可執顓愚頑梗者而強之也良知者良心之謂也
雖愚不肖不能讀書之人有以感發之無不動者陽明

以浙右儒生削平四省之盜本以至誠發爲忠憤麾其所部獨入險阻而會剿之兵始以寬圍擊附者至是亦踴躍協力方其謫龍場也諸苗舂之日與說愛親敬長而諸苗皆悅其所驅而戰也則知府知縣及降附之賊而皆用命自橫水始至斷藤峽止大小百數十寨所至無不摧破余讀文成全集至撫利頭諭頑民札安宣慰及所以與屬官謀告士卒者無浮辭無激言眞能以己之良心感動人之良心夫會剿之大吏未易合也府縣文官儒書生也黃金龍川諸賊新附未可信也苗民性之至野者也土司宣慰彊梗難服也安仁三邑頑民抗

之有年也嘗是時從容坐論告之以窮理盡性之學語之以許鄭訓詁之旨可乎牧民者苟發其良心不爲賊盜不相爭訟農安於耕商安於販而後一二讀書之士得盡其窮理格物之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夏曰雖日未學吾必謂之學此之謂與天下讀朱子之書漸磨瑩滌爲名臣巨儒其功可見而陽明以良知之學成一世功效亦顯然然則爲紫陽陽明之學者無容互訾矣

愚孝論

李氏之子以親疾刲股肉至於死或詡其愚且詆其非

矦子稱之何也稱其愚也刲股之爲愚不獨智者知之愚者亦知之余嘗與湖蕩中絕不知書之人語說及此皆知刲股愚孝不可爲李氏之子居郡城素讀書其知之當更過於湖蕩中諸無識者一旦臨親之疾而行之自若向所知爲愚者固忘之其忘之何也必一於親不知其愚亦不知其爲不愚也蓋嘗是時爲之親者奄息欲絕呻吟在牀求之醫藥弗效求之鬼神亦弗效苟有可以活親者無弗爲也斯時之可以活親者誠舍刲割之事別無所出而且傳之故老載諸簡編者皆剌剌稱其效之如響柰何以其愚不一試之且以是爲愚必反

是行其智矣處人倫之中可以智乎必依於古彷於經以自著其學則至性之地而已出之有必有必行之雖不愚不必即爲孝無必行之雖涉於愚不得謂之非孝李氏之子謂之孝而愚可也謂之愚而非孝不可也世有好貨財私妻子不養其父母斯爲忘親而好利夫忘親而好利不如好名而不忘親好名而不忘親不如忘名而不忘親李氏之子可以風矣或以其儌風俗壞人心將欲使天下之人忘其親而用其智與余恐邪說之惑人急爲論而明之

周易用假借論

六書有假借本無此字假借同聲之字以充之則不復更造此字如許氏所舉令長二字令之本訓爲發號長之本訓爲久遠借爲官吏之稱而官吏之稱但爲令爲長別無本字推之而爲面毛借爲而乃之而爲爲母猴借爲作爲之爲無可疑者也又有從省文爲假借者如省狎爲甲省旁爲方省杜爲土省虞爲吳或以爲避繁就簡猶可言耳惟本有之字彼此互借如麓錄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錄爲麓壺瓠二字本皆有者也何必借瓠爲壺疑之最久叩諸深通六書之人說之皆不能了近者學易十餘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乃知彼此相

借全爲易辭而設假此以就彼處之辭亦假彼以就此處之辭如豹礿爲同聲與虎連類而言則借礿爲豹與祭連類而言則借豹爲礿沛紱爲同聲以其剛揜於困下則借沛爲紱以其成兌於豐上則借紱爲沛各隨其文以相貫而聲近則以借而通竊謂本無此字而假借者作六書之法也本有此字而假借者用六書之法也古者命名辨物近其聲卽通其義如天之爲顚日之爲實說文春之爲蠢秋之爲愁鄉飲酒義嶽之爲埆岱之爲代華之爲穫白虎通子之爲滋丑之爲紐律書卯之爲冒辰之爲振律志仁之爲人義之爲我春秋繁露禮之爲體禮器富之爲福

郊特牲銘之爲名祭統及之爲汲公羊傳桑之爲喪士喪禮注栗之爲慄白虎通踟躕之爲蜘蛛嘯賦沈瀾之爲芄蘭息夫躬絕命辭無不以聲義之通而爲字形之借故聞其名卽知其實用其物卽思其義欲其夷也則以雉名官欲其聚也則以鳩名官欲其戶止也則以扈名官以曲文其直以隱蘊其顯其用至精施諸易辭之比例引申尤爲神妙矣是故柏人之過警於迫人秭歸之地原於姊歸後漢書和帝紀注髮忽蒜而知算盡慕容紹宗事展露卯而識陰謀晉五行志卽楊之通於楊娣之通於秭也梁簡文沈約等集有藥名將軍名郡名等詩唐權德輿詩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位

勢年紀信不留弛張良自愧宣兼石崇紀信張良即貧子帝乙之借也陸龜蒙詩佳句成來誰不伏神丹偷去亦須防風前莫怪攜詩稿本是吳吟盪槳郎伏神防風稿本即蒺藜莧陸之借也溫飛卿詩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玲瓏投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借燭爲屬借圍棋爲違期即借蚌爲邦借鮒爲附之遺也相思爲紅豆之名長行爲雙陸之名借爲男之行而女之思即高尚其事爲逸民匪躬之故爲臣節借爲當位之高失道之匪也合艮手坤母而爲栂合坎弓艮瓜而爲弧即孔融之離合也樽酒爲尊卑之尊蒺藜爲遲

疾之疾卽子夜之雙關也文周繫易之例識於經師尚揚其波存其迹於文人詩客之口其辭借其義則質知其借而通之瞭乎明確乎實也或以比莊列之寓言則彼幻而此誠也或以比說士之引喻則彼詭而此直也卽以比風詩之起興亦彼會於言辭之外而此拨於字句之中也易辭之用假借也似俳也而妙悟似鑒也而神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足與言之也

雕菰集卷八終